

# 異鄉人：紐約法拉盛街頭，講老兵故事的七旬走線客

若最終死在美國，她已經想好自己的墓誌銘：我熱愛這片土地，雖然它不是我的祖國。



2024 11 9

Bajo Chiquito

Tuquesa River

Matias Delacroix/AP/

2023年年底，72歲的新生（化名）從雨林走出來時，已經精疲力盡，連身上只裝著證件的小背包都快背不動。她剛穿越的雨林是位於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交接的達連隘口（Darién Gap）——這一片原本未完全開通、危險重重的叢林，近年來已被無數移民走出一條路，一條一路向北「走線」偷渡到美國的必經之路。

她還來不及恢復體力，蛇頭又很快趕她上車，準備把她和車裡其他的移民一起送往巴拿馬難民營。為了避開當地警察攔截，蛇頭載著他們繞了遠路，結果途中下起大雨，車子還在路上拋錨。蛇頭跑了，有些等不及的移民決定先離開，怕被落單的新生只能趕緊跟上，但最後因為體力不足，掉隊了。

從下定決心要走線的那一刻，新生已經想過最壞的結果。

她最初聯繫的蛇頭都不願意做她的生意，說沒見過像她這麼老的走線者。但是新生心意已決，她請蛇頭安排了最貴也相對安全的行程和路線，自己從中國出發，前往泰國、土耳其、厄瓜多、穿越達連隘口，再途徑好幾個拉丁美洲國家，最終從墨西哥入境美國。

「我不是奔子女來（美國）的，我這個年紀出來也賺不了錢。」她這麼說，「我真是來鬧革命的。」為了這場革命，她拼了老命。



2012 10 19

1949

Ng Han Guan/AP/

1940

## 歷史

新生在2006年退休後，便和老伴以及兒子一家在上海生活。他們的日子簡單平淡，兩老互相扶持，負責照顧孫女和一家的飲食。然而，在新生心中，一直埋藏著一個她想要完成的「革命」。

革命的念頭，源於對歷史真相的追尋。

新生的父親曾是一名國民黨軍人，在國共內戰期間被俘，因識字而被共產黨招募，才僥倖逃過一劫。直到逝世，新生的父親從未對她詳細說過這段經歷，部分原因是中共史觀對歷史的壟斷。

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，國共內戰隨即爆發。雖然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抗日作戰中投入大量兵力，也有無數士兵犧牲，但隨著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政權，宣稱其在戰爭中的領導地位，國民黨的貢獻因此被刻意淡化。



許多未能隨蔣介石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老兵，因為過去的軍職背景，長期遭受中國的政治審查和社會冷眼。不少人生活困頓，甚至遭到監禁，或被送到勞改。這些老兵成了歷史夾縫中的一群人。

直到近年，中國共產黨開始對國民黨老兵的抗戰歷史釋出有限肯定，部分老兵獲得補助金或紀念章。但整體而言，在「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」的史觀下，他們的故事仍未得到完整呈現。

對新生而言，這段她從未學習過的歷史讓她當時深受震撼，從此改變了她，「我被欺騙了六十年，這些歷史我都不知道，我很氣憤。」她說，「我就是有一種女俠士的仗義，我路見不平。」

她開始到處採訪、收集老兵們的口述歷史，也籌集資金贊助他們，一做就是十幾年。有一次，她捐了幾百塊人民幣給一位生活十分困難的老兵，對方含淚告訴她：「我給你們磕個頭吧，你們承認我打鬼子，承認我抗日。」那一幕，讓她至今印象深刻。儘管這些年來，中國政府已釋出對國民黨老兵抗日的部分肯定，但新生指出，實際落實情況與她和老兵接觸的經驗並不完全一致。以補助金為例，她表示能否領取，也取決於地方官員的態度和當地財政狀況。



2024 10 27

93

13

Ann

Wang/Reuters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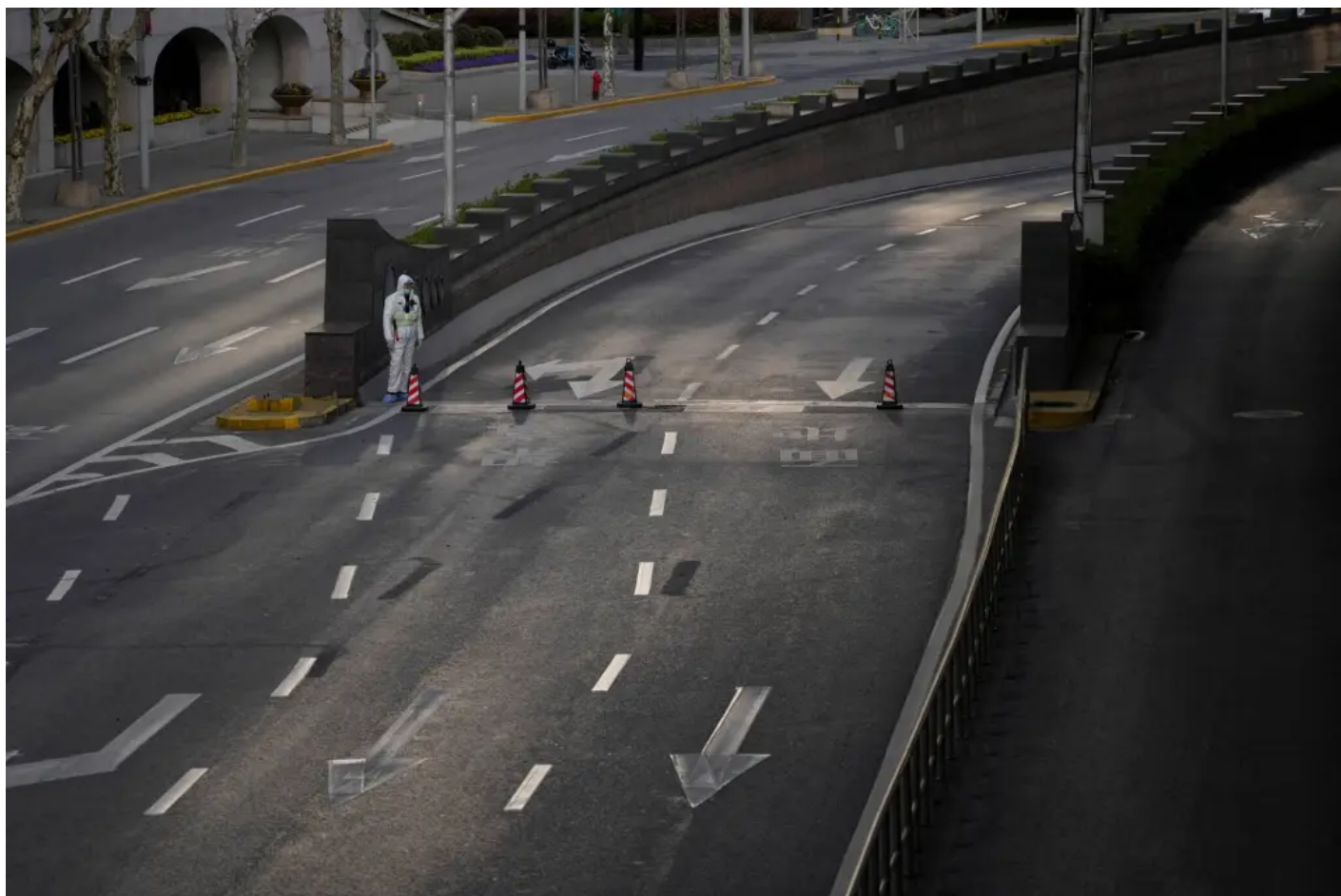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次和老兵的接觸，都讓她更堅定地想要分享他們的故事。她把這些文字寫在微博上，就算帳號屢屢被封。

後來，她說國保找上了她，甚至找上了她的兒子。國保要新生「老實點」，否則就把他們一家趕出上海。老伴勸她不要抹黑共產黨，兒子讓她不要螳臂當車，於是她第一次萌生了想去美國的念頭。

她心中的美國是世界的民主燈塔，聚集了流離海外、但仍心繫中國的民運份子，透過讓更多人知道這些老兵的故事，她希望多少能為中國的民主盡一份力——這是她要的革命。

她曾想過，不如就一個人去美國，但老伴總笑她不切實際。妹妹也對她說，「你的老伴生活能力很差，又不會做飯，又不會照顧自己，你怎麼辦？」新生沒說話，因為她確實放不下老伴，而且她申請去美國的簽證也被拒絕了。她也曾考慮過去台灣，但擔心萬一發生什麼事，台灣的庇護制度不如美國完整，甚至可能會被遣返回中國。最終，她只能把這個計畫埋在心底。

接著，新冠疫情爆發了。



2022 3 28

一開始，新生一家在上海並未受到太多影響。但到了2022年3月，上海宣布封城，他們一家被困在公寓裡，買不到食材，只能靠著微信群和鄰居彼此聯繫，交換食材。

長達數月的封城期間，老伴身體已經出現狀況，預計於年底進行心臟手術。然而，中國官方在12月突然放棄長達三年的新冠「清零」政策，讓一切大亂陣腳。突如其來的放開政策造成大量感染，她說醫生、護理人員、病患，包括老伴都染疫，手術被迫延期。新生記得，老伴高燒了好幾天，卻遲遲買不到退燒藥，身體狀況越來越不樂觀。當他得知自己要被送進大約10000人民幣一晚的加護病房時，他問了新生：「咱還去嗎？」那是他對新生說的最後一句話。

新生的腦袋一片空白，無法呼吸。

老伴去世以後，她偶爾會恍惚，認不得自己的家、自己穿的衣服。她不敢出門，害怕看見其他老夫妻一起買菜、散步、接送孫兒上下學。在安頓好老伴的後事後，她在墓碑後方寫了一首祭文，紀念結縭44年的感情：

🗨 今生你是高山，我是山間小溪。

我依偎著你，在你的呵護下，我無憂無慮。

今世你是大海，我是海中小魚。

我纏黏著你，在你的包容下，我任性瀟灑。

你突兀的離開，

我心已隨你去。

來生我們還是手牽手

來世我們再續三生緣

然而，她知道老伴的離開是為她著想。



2023 10 19

Louise Delmotte/AP/

## 命運

在新生的印象裡，她從小就被灌輸一套意識形態，強調個人的成長經歷和共和國的命運相連。她感嘆他們那一代「純粹就是被政治裹挾，這一輩子都是這麼過來的」。

新生的父親是一名國民黨軍人。他在國共內戰期間被俘，隨後加入共產黨，在一場戰役中受傷退伍，不久後遇見了新生的母親，兩人結為伴侶。1951年冬天，新生在中國東北出生。

身為長女，新生從小就善於察覺家裡的氣氛。她總是承擔照顧妹妹的責任，也常常夾在父母的爭執之中。上了小學，因為父母在工廠上班，她更成了家中管理糧食的小大人。每天放學回家，她第一件事就是數著家裡還有多少糧票，家裡缺什麼，就趕緊用糧票去買。當時的她還沒意識到中國各地已經出現大饑荒，她只知道在1959年過完冬天後，一家人越來越吃不飽。家裡總是缺糧食，出外也買不到，一家只能按政府發送的糧票勉強維生。

在學校，老師有時會帶著全班一起上山採野菜，因為大家都餓得無法專心。新生會把採到的野菜帶回家，但依舊不夠。餓得受不了時，一家人就喝水充飢。他們每天都處在半飢半飽的狀態，新生形容，「你吃不飽，但也餓不死。」這場持續三年的大饑荒雖然在1962年結束，但陰影還在。新生一家從此變得更加節省，即使酸掉的食物也會加點鹼再炒一炒繼續吃，害怕哪一天又會回到吃不飽的日子。



2021 7 1

100

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饑荒過後，第一個好消息是最小的弟弟出生了，新生也順利上了中學。正當生活漸漸步入正軌，1966年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，年少的新生積極響應。她加入紅衛兵，批鬥校長和班主任，扛著紅旗到處抄家。

有一次，新生在抄家的時候搜出了一把中正劍，她興奮地跑回家告訴父親，卻被告誡不要惹事。他解釋，中正劍是當年蔣介石頒發給有功軍人的短劍，那戶人家很可能是抗日英雄，怎麼能隨意打人？

新生聽在耳裡，十分震驚。接下來幾天，她輾轉難眠，掙扎著是否連父親一起舉報。她心想，要是她揭發父親，自己也就真正革命了，但同時她又惦記著父親的好。如今回想起來，她笑著說，「我的人性戰勝了革命性。這差一點就終生悔恨了。」最終，她沒有舉報父親。

之後，毛澤東要求紅衛兵上山下鄉，接受農民的「再教育」。新生被派到河西走廊，和其他青年們一起種地，天天學習毛語錄。對當時的他們而言，最期待的就是收到毛澤東最新發表的指示，拿到指示後，一行人便會上街遊行，敲鑼打鼓、宣傳毛澤東指示。有一天，他們接到電話，上級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是「吐故拉稀」。一行人雖然聽不明白，但沒多問，他們解讀毛主席的意思應該是要「把組織裡不乾淨的東西拉出去。」於是，他們上街遊行，一路高喊：「毛主席萬歲！毛主席萬歲！吐故拉稀！吐故拉稀！」

幾天後，他們看到報紙，才發現毛主席真正說的是「吐故納新」，大家笑成一團。



2013 10 28

Kim Kyung-Hoon/Reuters/

1976年，隨著毛澤東逝世，文革正式落幕。從青春期到成年，新生整整十年都身處這場政治動盪之中。她沒怨過時代對自己造成的影響，而是擔憂沒有了毛澤東的中國該何去何從。只有中學學歷的她進入工廠工作、遇見了老伴，兩人很快墜入愛河。1980年，他們迎來兒子，兩年後，新生再度懷孕，卻被迫墮胎，因為中國正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。

「反正這一輩子，我們就是這種命運。」她說。

接下來的幾十年，新生和老伴工作打拼，盡全力提供兒子最好的教育和生活。兒子畢業後在上海成家立業，兩老陸續搬去上海、照顧孫女。

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，一直到老伴突然離世，新生才有機會真正停下腳步，重新審視自己走過大半的人生。由此，她的革命計劃也再度重燃。

「我很早就在籌劃這個事，但我就是放不下他。」她接著說，「他這輩子都為我著想，他去世也是為我著想，他放飛我。」

在為老伴辦完後事、替母親慶祝90歲大壽後，2023年10月，72歲的新生踏上了她人生中最艱難的旅程。這一次，她想要只為自己而活。



## 走線

新生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的計畫。

按照蛇頭的指示，她先飛到泰國。基於新生的年紀與體力，蛇頭希望找到願意帶著她一起走的年輕人，但她在泰國等了快一個月也沒能找到，最後決定自己出發，先飛到土耳其，再前往厄瓜多。眼見新生已經抵達首都基多，蛇頭別無他法只好讓她上路，並且囑咐她千萬不要掉隊。

新生心中有很多恐懼，擔心自己撐不過這趟旅程。出發前，她寫下一首詩，名為〈走線人的誓言〉：

如果我倒在走線的路上，  
我願化作一塊土把坑填平，  
讓後來的人走得更溜。  
如果我倒在雨林裡，  
我願意化作一顆參天大樹，  
為後來的人遮風擋雨。

她能做的，就是盡可能萬全準備。於是，她花了大半輩子的積蓄——大約20000美元，希望這些錢至少能幫她省點體力，避開最危險的路段。她說，這趟旅程不能省，否則可能會走不過來。因此，在要穿越達連隘口之時，她選了當時最貴的路線（1950 美金），能讓她騎馬通行一段距離，同時還額外付費，讓當地人背著她的行李以及拉著她走。



一路上，像她這樣年紀大、又獨自走線的人非常少，但她並未因此獲得任何特別照顧，每個人都自顧不暇。她開玩笑說，最怕聽到有人喊「Go! Go! Go!」，因為她根本走不動。每當遇到陡坡她都特別緊張，深怕一摔斷腿，整趟旅程就此結束。但只要她稍微停下、慢了半拍，身後的人就會一直催她。

「他們在後面寧願喊你快點、快點、快點，都不推你一把。」她只能咬著牙根繼續走，想著若真的氣力耗盡，自己也已經付錢雇了人能把自己拖出雨林。

走出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交接的達連隘口後，她原本以為最困難的路程已告一段落，沒想到在前往巴拿馬難民營時，又碰到車子拋錨，蛇頭落跑，更糟的是，她這次真的掉隊了。當時，天色漸漸變

黑，她在路上什麼也看不清，失去了方向感。她只聽見周圍有各種動物的叫聲，可能是豹？可能是狼？她分不清，但這些叫聲叫得她的心都揪了起來。她循著微光走到了一座牧場，在黑暗中祈禱：「如果狼來了，先吃牛羊，別吃我。」捱到天亮，她才在牧場主人的幫助下，幸運地找到一位好心人把她送到了難民營。



所幸後來的路程相對省力，新生還有些餘力錄影紀錄。在她拍攝的各種影片中，紀錄了她在難民營的夜晚、瓜地馬拉邊境的白天、哥斯大黎加沿途的風景等等。

在歷經一個月的跋涉後，新生於2023年12月抵達美國西南邊境。在她拍攝的一段影片中，巨大的美國邊境牆矗立在眼前，周圍的中國走線客紛紛高喊：「過來了！過來了！」新生喘著氣，激動地分享即便「川普牆」蓋得又高又長，依然「沒有阻擋著我們前進的腳步。」

她抵達了她心中的自由之地。「自由萬歲！」她在影片最後喊道。

入境美國後，新生被拘留了兩天便獲釋，她飛往紐約，著手申請庇護。當母親和兒子得知她已抵達美國，都十分驚訝。但新生只和他們報平安，從未提起任何走線的細節，只怕他們擔憂。



革命

至今，新生來美國已經快兩年。

她目前住在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，一個聚集大量中國新移民的地方。走在法拉盛的街頭，映入眼簾的是中文招牌，耳邊傳來的是中文對話與歌曲，讓她在日常起居上多了幾分熟悉與便利。

她租了一個月租500美金的單人房，與其他室友共用廚房和浴室。房間不大，有一扇小窗，勉強擺得下一張雙人床、一張放著微波爐和電飯煲的四方桌、兩張椅子，以及一個收納藥品的床頭櫃。她常穿的衣服掛在門後，鏡子旁則掛著一面美國國旗。



大多數週末，如果天氣晴朗，新生會在法拉盛街頭擺上一張長桌子，上面放了一個捐錢箱，以及幾個她自費請人製作、介紹國民黨老兵的展板，兩旁掛著美國和中華民國國旗。展板上斗大的標題寫著「中華民國國軍抗戰真相」，指出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，才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，並列出了十八位參與南京保衛戰、最終殉國的將軍名字。每當有人駐足觀看，她馬上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和他們分享這段歷史和老兵們的故事——有些人會安靜聽她說，有些人選擇離開，也有些人會反駁她。新生把籌到的錢都捐給了幫助老兵們的組織。

新生十分肯定中華民國及蔣氏父子的貢獻。在她的歷史認知中，蔣中正「把日本鬼子打走」，雖然其獨裁政權後來壓迫台灣人民，但蔣經國最終「把政權還給人民」，使台灣邁向民主。然而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发展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化未必有直接關聯。中國若要實現民主，終究還是得靠中國人民自己。

新生之所以對分享老兵們的故事格外執著，也和她的父親與「中正劍」有關。當初朋友們和她分享老兵的歷史時，正是那把曾經讓她差點舉報父親的劍，喚起了她深入了解老兵故事的念頭。她其實一直遺憾，沒能在父親還在世時，好好了解他的作戰經歷。



如今，她順利在美國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註冊了非營利組織，籌款捐助國內的老兵們。她很滿意當下的充實生活，「至少在這個地方發揮這些事，心情舒暢，沒人監督你，沒人打壓你。」因此，她幫自己取了新名字：「新生」，象徵新的開始與重生。

不過，作為一名年老的新移民，異鄉生活挑戰重重。

有一次，她從圖書館裡走出來時眼前一黑，當場暈倒。幸好有人及時將她送醫，否則後果難以想像。此外，由於年事已高，她也難以找到穩定的工作。她為此特地去染了頭髮，希望看起來年輕一點，但體力終究騙不了人，雇主經常嫌她動作太慢。除了打打零工，她主要靠積蓄與退休金過活，每週也會到教會領取免費食物。和母親視訊時，她總會把拿到的牛奶、雞蛋、麵包舉在鏡頭前，告訴母親自己過得很好。她最大的心願是，如果幾年後能成功獲得庇護，要把母親接過來。

至於兒子，新生認為她已經盡了當母親和奶奶的義務，也相信兒子能照顧好自己和家人。她認為，若自己哪天臥病在床，兒子恐怕也會因工作繁忙，難以抽身照顧她。「中國很多年輕人一對夫妻養八個老人，他們能扛得起嗎？還不如我照顧自己，你不用牽掛我，我也不牽掛你。」話雖如此，兒子依舊是她的牽掛。說起兒子，新生總會想起他的貼心與孝順，提到他不時會寄來生活補貼和保暖衣物。



在新生眼裡，在美國遇到的一切挑戰都不比走線難，她已經做好不回中國的打算。若最終死在美國，她已經想好自己的墓誌銘：我熱愛這片土地，雖然它不是我的祖國。她有時會想像，若出生在美國，她一定會成為一名政治人物，實現自己的抱負與想法。儘管她擔憂特朗普（台譯川普）的反移民政策可能影響自身，也擔憂「民主燈塔」不再明亮，但她明白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

「我這一輩子都為家庭而活。現在我想搞政治，我就自己出來，為自己活一回。不管成果如何，我對自己一生有個交代，我完成了對中國民主進程出一點力。哪怕螢火蟲那點光，閃越一下，我這一輩子已經滿足了，我想做的都做了。」